

难忘乡村烤红薯

新区 徐学平

北风乍起,天气却一下子就转凉了。小城的大街小巷几乎一夜之间就多了几个烤红薯的摊点:一个硕大的油桶改装成的炉子,里面燃了红红的炭火,将红薯一块块架在炉壁上,让温润的炉火慢慢地烤。烤熟了的红薯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吸引不少行人驻足。

烤红薯,可以说是红薯的一种最原始的吃法了。童年在乡下,家家户户都用砖砌的灶台做饭,而燃料则以稻草、秸秆等为主。庄户人家过日子总讲究个精

打细算,饭熟之后,灶膛里的炭灰还红旺着,用水熄灭了太可惜,于是细心的母亲便拣几个红薯埋进去。晚上放学孩子回到家中,饿虎下山一样到处找吃的,碍于田间劳作的父亲还未收工,这时候,母亲就会扯着嗓子嚷:“灶膛里烤了红薯,先吃了垫垫饥。”

从灰烬里扒出红薯,剥开乌黑的焦皮,露出黄澄澄的瓤儿,顿时,空气中散发着阵阵香味,把红薯放嘴里咬一口,软酥酥、甜润润的,那个香,就甭提了。剥

过红薯的手上粘满了黑糊糊的灰,稍不注意,就会弄到脸上、鼻子上。每每这时,母亲总是扭过头笑着,然后快速捏一下我的鼻子,半宠半嗔地说一句:“小馋猫!”

野外烤红薯,另有一番趣味。

收获后的田野满眼稻茬,平展展的一大片,于是,天也高了,地也阔了,人们的心情也开朗了。孩子们更是撒欢地乐,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,随即,田地便被叫唤声、欢呼声,还有你争我夺的奔跑声淹没了。不知啥时候,我们却悄悄溜走了,三两个小伙伴相约跑到野坡上寻寻觅觅,拣那些大人们收获时不慎留于土中或是被遗弃在地头的红薯。

在避风的田埂上掏个简易的小土坑,再寻些干焦的树枝、枯叶塞进洞里,点上火,孩子们欢呼雀跃着,火光映着红扑扑的脸蛋。过一阵子,将红薯一块块扔进去,用红彤彤的灰烬掩埋起来悠悠地烤。待红薯焦糊了,赶忙把它从坑里拨弄出来,往地上摔两下剥去皮,大口咬着冒着油的瓤儿。于是,乡村的烙印就只留在胃部——风中的丝绸一样细腻华美,恋人的亲吻般百转千回,大地的余香似有还无,顺着喉咙滑下去……心灵和胃一起跌至最妥处。

我已远离乡村多年了,然而对于故乡的风物,我却难以忘怀——那种土生土长的味道、原汁原味的风情!



秋

晓晨 摄

幸福很小

流 沙

朋友买了房,面积不大,而且是尾房,房间布局不合理、采光也不是很好。我去玩时,朋友和太太把我带到露台上,我看到露台上放了一张桌子,还有一些休闲椅,朋友把水果、瓜子搬出来,还给我泡了茶。我坐在阳光里,微风轻拂,惬意极了。朋友的太太在给刚长了骨朵的花儿浇水,她指着不远处操场上的孩子们说:“那儿是个幼儿园,你看这些孩子玩得多开心啊。”

朋友的太太站在露台上,看着那些孩子,笑意融融的。

从朋友家回来,我似乎知道朋友为什么要买下这个房了。一个在都市之中,能读懂孩子,还能从孩子那儿感受快乐的人,他肯定是一个能把握住幸福的人。即使这样的幸福很小,小得可以忽略不计,但他仍然把它牢牢抓在了手里。

幸福很小,如果你的心很大,那么幸福就擦肩而过了。



青山欲雨图

骆永明 作

我站在秋天的巷口翘首张望,当“立冬”的扉页缓缓掠过,秋天便收敛了飘舞的衣袂,将金色的盛装存于衣柜。冬天,像一个随时光转移的向日葵,一会儿从原野的树梢上探出头来,一会儿在高耸的楼角上微笑。随着一声冬日的笛鸣响起,冬天便展开飘逸的翅羽翩然于大地。

沿着季节的轨道绕行,又到了个并不陌生的时刻。我立于街角,站在巷口,盼望冬天的到来。冬天真的来了。像一幅画,挂在了盈满歌谣的眷恋里,挂满了一丝丝饱满的相思。我生怕这一时刻来得慢,走得快,把它捂在掌心里,揽入胸怀里。我急切地想和冬天进行一次深刻的交谈,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家乡,坐在母亲的炕头上进行分别已久的叙说。

告别春的希冀、夏的恣肆、秋的炫耀,季节穿上了冬的霓裳,迈着沉稳矫健的脚步,走进大自然的家园。

天气渐渐凉了,北国的风像插上了翅膀,飞得更快、舞得更急,使偌大的空间迅速冷凝。随着季节的深入,冻得让人伸不出手来。然而,我更喜欢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,它会冻得人脑清醒、思维敏捷,绝无慵懒、混沌的可能。

冬 梦

新区 董国宾

冬给人一种爽快,就像一杯烈酒饮入胸怀,使人畅快淋漓。那种沁心彻肺的荡气回肠的甘爽酣畅,会在寒冷的冬日里发挥到极致。

冬天里,光秃秃的树木、萎缩得只剩根根茎茎的小草、干裂的冻土,在许多人的眼里,继续着一抹愁思,挂着淡淡的忧伤。我把这种景观,看作一缕记忆的馨香在诗化的意境里生出一丝丝美妙。

冬天是大自然心灵的憩园,在人和大自然脉通的纹络里,森林、草原,还有铺天盖地的麦田,也会在这个美好的季节,来一次深刻的小憩,并在小憩中做一个美好的梦。

一场雨从冬天的笛孔里飞出,夹杂着似雪非雪的冰滴,敲打着冬天的梦。冬天的脚步,在迅速的雨中坚定而深邃。大地用雾一样迷离的眼向天空张望,天空以一种缠绵不绝的心情回应大地。草原、森林、江河、山峦,在冬天的

雨里,坚守着一分执著,固守着一信念,催熟着一个梦想。

一天,雪花在空中飘飘地飞舞着,摇曳着,像仙女的彩袖,把冬天舞得圆润、舞得风姿绰约。大地伸开宽厚的手掌,雪落在掌心里。你看那弯的柳、立的松,错落的楼宇,空旷的原野,全裹在了皑皑白雪里。雪抱住了村庄,城市长满了冬天的语言,天空饱满了飞舞的梦。

冬的美,在雪瓣的盘旋里缠绕,在玉树琼枝上抖动。雪花是冬天的名字,晶莹是冬天的思想。洁白的雪花、鲜红的梅花、碧绿的翠竹,把冬天的个性勾勒得鲜活而又灵动。

冬天里,小朋友堆起了雪人,黑狗在雪地上撒欢,乡村的大妈会腌上一坛洋葱,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说笑。冰封的河流让孩子们们的欢乐在陀螺里回旋,北国的冰雕会让冬天的梦闪烁晶莹,焕发光彩。

冬天,那渺渺茫茫的天空悬挂着清冽的高远,空旷的大地袒露着黄澄澄的真诚。徜徉在冬的怀抱里,游弋在冬的激情中,我只觉得冬天如诗如歌,如画如景。我愿唱一首冬天的歌,和冬天交流倾诉。

整天合不拢嘴。这时烦心的事再次降临——儿子花销大,我们力不从心了。我再次打起了房子的主意。于是又一次来到家门口那位靓丽的女孩。我气运丹田说:“我卖房,户主是我的儿子,他已经年满 18 岁,是成年人了。”

女孩再次微笑了,丹唇微启道:“那您更没资格卖他的房了。他已经是成年人,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,只能由他自己处置自己的财产。当然如果您二位一定要卖,首先得有户主,也就是您儿子的书面授权,表示愿意出售;第二,拿您的身份证、工作证、户口簿等到房管局办理代办手续;第三,去公证处进行公证……”

话没听完,我已是一头雾水,老公悲愤地举起拳头:“卖!再麻烦都得把它给卖了!都怪你,想要省什么契税,这回好了,成烫手山芋了吧……”

“小鬼当家”惹烦恼

梁 娟

前几年手里有点闲钱,就把原先住的二居室换成了 160 平方米的跃层。在税务局工作的好友告诉我,最好能以儿子的名义买下,这样,将来能省一大笔遗产税。我和老公合计了一下,按照现行税法,我们俩百年之后房子过户给儿子,将要缴纳 4% 的契税——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啊!得,还是听专家的意见,能省就省点吧。

为了减轻一点压力,我和老公准备按揭 10 年贷款,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们,未成年人购房不得申请贷款。我和老公傻了眼,转念一想,不贷就不贷呗,还能省点利息呢。不就是这几年苦点,挺一挺也就过去了。于是,我们拍板:买了!全款一次性

付清。那几年的日子过得真叫一个苦,每日白菜豆腐清水挂面,他戒了烟酒我戒了时髦衣物,当然儿子念的是寄宿学校,半个子儿也不能省。中途老公单位盖了最后一批福利房,我们分到的房子的楼层、面积都很合心,可是手头无余钱。我们就想把现住的公寓卖了,再搬进福利房,可是这回却被中介公司给拒绝了——国家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安全,房子不能转让。我和老公大眼瞪小眼——我们夫妻才是购买这套房子的出资人啊!

无奈,住福利房的打算只能作罢。又过了两年,家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,儿子也争气,刚满 18 岁就考到美国留学了,喜得我们

爱在一瞬间

浚县 小 羽

她本想给他打电话,或是发短信,但都觉不妥,最后还是决定约他出来,当面说清楚。

她跟他是通过好朋友介绍认识的,草率结束对不起热心的朋友。于是,她就约他到初次见面的地方。她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,有限的几次见面,内容平淡而乏味。深思之后,决定跟他友好分手。

这是一个清风习习的傍晚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丁香花的味道,可她的心情很糟糕。他还是那样早来了,高大挺拔的身影映衬在落日的余晖里,风儿吹拂着他头上有些微卷的长发,飘逸而潇洒。

他迎过来,简练地跟她打过招呼,就不知说啥了。她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来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一句话,咱俩不太合适,还是做普通朋友吧!”他愣了一下,脸腾地红了,憋胀着说:“没、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?”话音刚落,他一把将她拉向自己。随着“哇

当”一声,一个滑旱轮的年轻小伙从她的身边一闪,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她的心扑通一颤,就势依在他的怀里。那滑旱轮的小伙站起身,直劲儿向他们道歉。他随和地说:“没关系,看来你是新手,千万要注意安全。”此时,她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热流,闪亮的内容平淡而乏味。深恩之后,决定跟他友好分手。

这是一个清风习习的傍晚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丁香花的味道,可她的心情很糟糕。他还是那样早来了,高大挺拔的身影映衬在落日的余晖里,风儿吹拂着他头上有些微卷的长发,飘逸而潇洒。他迎过来,简练地跟她打过招呼,就不知说啥了。她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来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一句话,咱俩不太合适,还是做普通朋友吧!”他愣了一下,脸腾地红了,憋胀着说:“没、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?”话音刚落,他一把将她拉向自己。随着“哇当”一声,一个滑旱轮的年轻小伙从她的身边一闪,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她的心扑通一颤,就势依在他的怀里。那滑旱轮的小伙站起身,直劲儿向他们道歉。他随和地说:“没关系,看来你是新手,千万要注意安全。”此时,她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热流,闪亮的内容平淡而乏味。深恩之后,决定跟他友好分手。

他的脸顿时浮现出惊讶和幸福的笑容,紧紧搂住她的腰部。

收获的季节,她成了他的新娘。结婚那天,司仪问她是怎么爱上新郎的,她顽皮地笑着说:“是在一瞬间。”

午夜的守候

刘会然

老家在农村,是个群山包围的小山村,全村只有支书家里有个电话机。每次打电话回家,都要提前预约母亲才能接到。

走出大山去省城上大学,和家里联系主要就靠打电话了。虽然长途电话贵,为了能听到我的声音,母亲还是和我作了一次约定:每个月的第二天晚上 8 时,一定要往家里打电话。

那时我和母亲每次通话都是由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大学生活的情况,然后母亲再介绍家里的家畜、禾苗等长势情况。通话内容很简单,但母亲却把它当成一个盛大的节日似的。

我们村子小,读书的人也少,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。母亲能够听到儿子从省城大学传来的声音,自然把这个当成一种荣耀。每到月初这一天,母亲总是早早吃过晚饭,穿上好看的衣服,迈着小脚,在邻居大妈们的羡慕中,一路兴高采烈来到支书家守候我的电话。

大三那年,我恋爱了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,我和女朋友相约去逛街,回来时已是晚 10 时了,我这才想起给家里的母亲打电话。可转念一想,这么晚了,天气又这么冷,母亲肯定回去睡觉了。女友也劝我:算了,你母亲一定回家了。

回到宿舍,寒冷中,我马上钻进了温暖的被窝。一觉醒来已是午夜了,我再也无法入眠。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母亲,在寒夜中,她是否也进入了梦乡?是否在埋怨儿子今天没有如约打电话回去?没有接到儿子从省城打来的电话,母亲又是如何落寞地走出支书家的?

辗转反侧,我还是跳下了床,奔到寝室的电话机前,拨了那个最熟悉的电话号码。那边竟然传来母亲急切又兴奋的声音:娃啊,我就知道你打电话回来的……

在母亲的絮叨声中,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此时,窗外夜色苍茫,寒风正呼啸着吹过大地。

依然

新区 王世英

朝依然
暮依然
日自冷暖
心路无限远
磕磕 绊绊
白昼长
寒夜慢

山依然
水依然
风云正旋转
苦把知音盼
幽幽 怨怨
月儿缠
影儿绵

花依然
叶依然
寻梦伊甸园
只恨佳境短
痴痴 念念
花儿懒
心儿倦